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二十一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二

題改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書哈刺拔都特授奎章閣捧案官御書後

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太傅右丞相楚國公

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

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參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執于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

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延問經術修文

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 聖恩親御翰墨作 勅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貴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書朶來學士所藏御書織錦文後

大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啓門禁之事

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幄殿御書今侍書學士臣朶來特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 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

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爲大訓者也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朶來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跋御筆除丑閏太府大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閏以官者也 國朝典故凡命

官曰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  
璽而賜之雲漢昭回龍光鳥奕未有若臣丑聞之親  
被御書者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  
嚴丑聞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而保祿於無  
窮也哉

書趙秘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庾應墓碑後  
集讀趙秘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  
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  
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其數君子與集曾大父友

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  
池碩德重望為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  
上濱卒為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  
謨字伯昌澧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  
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大人人否  
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  
義立亦同易學其詳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為之著亨  
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  
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

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其在京師也館於集  
料院諸孫用亨家番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  
其家書所述夏以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  
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  
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  
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  
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閔夭散宜生於一口  
之間哉

書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若西和  
賈倅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  
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  
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  
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夫必閔之陳氏亦德人哉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

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  
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  
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  
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  
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  
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  
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  
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  
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

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跋宋孝宗書員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  
下當法堯舜旣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  
世其手書員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  
恥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  
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  
鑒哉

書宋欽宗與太后手書後

宋欽宗手書曰竊知聖躬稍有違和不得侍養左右豈勝思戀即茲想已漸安北望流涕不能自已乞指揮孫傳應軍前所須早令應副日近冠服等極荷孃孃催督了當俟歸城報答恩遇首尾周旋感激之深涕淚盈懷春和更乞善保聖體臣桓百拜 又一書曰臣桓兩旬居外遙望清光涕淚盈懷恭惟孃孃聖體萬福臣稽留軍前應副元帥所需晝夜不停無限辛苦是以前世業力所至其意直候了當方放歸也

未由參侍更乞保重關紙乞恕罪臣桓奏 又一書

曰臣稽留軍前已及兩旬思望慈顏不勝激切遙想侍坐之時淚滴盈懷金國所索十事已了八九件昨日又添三十件日夜相繼生受不可活也須在二月初可入城切幸奈靜美進食臣桓百拜孃孃御前宋爲金所圍甚急欽宗內禪旋爲金人所執時徽宗已出與太后問安書數幅留傳民間讀之使人感歎金兵少退李綱用事四方兵合欽宗與綱規畫綱文集中可見命受艱難宜有所懲創卒用小人以問之



而汴宋遂亡故盡錄其書書其後而傳之他日記事者庶有所觀覽也

書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竒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

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書簡論也將軍之子璠持來京師予開之而氏王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主君實吳陸友仁同觀

書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書李清菴心遠堂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爲辨心  
遠之說以遺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  
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集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  
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  
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  
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嗚呼是誰  
之過哉沈冥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  
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  
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書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  
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  
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  
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涵氣純靈不利割不  
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羣應息  
鈍乃德

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瞻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

### 跋和林志

國家并包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

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被 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 旨著經世大典輜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諷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慨矧和寧

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困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知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

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得困乘傳  
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  
乎

### 題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  
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  
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  
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  
然高山景行之思誠足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集從  
王公之孫續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  
之間也敬書以識之

### 題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  
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爲名言托  
物擬倫君子豈偶然哉

### 題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爲分地卽爲城郭宮室取故  
宋熙春閣材于汴稍損益之以爲此閣名曰大安旣

登大寶以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然遂爲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

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惓惓矣

跋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

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書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集從故宋王忠簡公會孫續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觀之令人慨然

跋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冰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諭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歿王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隣近僦焉以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集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云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

學士洛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泰國李公  
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  
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  
貢公仲章而耆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翰林  
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  
伯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傅與玄  
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  
思德之作也三四十一年之間 朝廷文獻畧備見於  
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  
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

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續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  
先生時爲太常博士草儀注朝謚于南郊追尊  
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  
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求朝  
建五臺寺

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  
多上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謹誼如此晚守一

州以歿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求歌者也  
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  
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畧相  
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許先生與亢宗  
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  
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  
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集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王  
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  
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誼彌篤故敢  
書其卷末云

題鮮于伯機小篆

歛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  
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忤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  
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跋鮮于伯機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  
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  
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



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木之間也

跋吳興公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楮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濶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

真語邪果醉語邪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三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集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集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未定丁卯陳衆仲自溫陵來知

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傳  
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  
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  
以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傅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  
諄為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邪

又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  
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  
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

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  
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  
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  
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  
厚不薄也邪今為祿仕者苟干祿以為貧亦復何議  
哉而為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  
為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  
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為之  
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公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魯子翬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  
文治曰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  
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  
之爵之今殆放此集昔嘗承之典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集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  
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  
之士畢出公論韙之乃與其寮寮賡歌以樂其事何  
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來求識之故爲

序錄于左

書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  
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  
辛未今

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秘閣畫象  
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  
像而求之乎

跋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汎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繼緒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効者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邪

跋閬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集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跋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

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

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叙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三峒

跋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白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

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梗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西不病而工師告充 朝廷服其智決則植

表之家也奉 詔脩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  
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  
祠一夕大雨蝗盡出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  
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 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  
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  
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移於  
國下及於民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

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  
之法也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  
授關陞從事三綾誥重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  
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  
行之矣我 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  
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  
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  
深唯其用之如何耳三誥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  
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

慮者深矣。今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又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之語。勗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

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后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

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朱文公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  
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  
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  
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  
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  
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豪無可徵者如此

跋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  
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  
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  
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  
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  
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  
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  
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盡爲兵士別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邪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集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擬子迪善寶之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虛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況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跋蕭氏家事狀

鶴野蕭君存道自其曾大父事

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爲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惟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閒暇如平時以兵

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致煩重兵數年

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備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爲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關先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遶文勝之史也集脩負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

書蕭存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祖征而猶逆命也  
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  
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

天子仁聖旣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  
又以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夫  
以卅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  
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  
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  
乍候爲合作也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三

題跋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集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暮無反之歎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乎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槁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跋黃山谷墨蹟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恂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見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紡績圖

昔時守今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歎之資則亦末矣爲豳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題宋高宗書扇面

前代端午賜扇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諉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耳然戒殢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爲期之意乎

題約齋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約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此

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  
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  
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邪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  
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 政王逸老草書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  
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尚求古法于  
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小  
大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

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  
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  
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  
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  
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 題吳興公墨竹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  
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  
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跋安生送行詩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蚤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邪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耳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以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屨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并書之

跋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甚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

終不可復皆天也邪秦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政王贊善遺事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皇有古師傅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

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

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筭術舉以命

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卽請留

許公於旣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學者總



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脩  
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  
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  
陽名家尚得為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為  
非職守不敢越為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  
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  
善家家藏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  
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為也為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  
不能共知道者

政順菴銘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  
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未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  
仆則所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  
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  
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  
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  
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為至順故也  
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

急內無饑饉天閔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無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跋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行實錄卷之三十三

七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六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

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戒之辭子孫之託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

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爲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況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壁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

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竒蹟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宦者三十餘年旣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末之或及嗚呼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政黃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

人之元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不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跋吳興公臨洛神賦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惟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集賢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二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題王維朝川圖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況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欵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邪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

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題陳所翁龍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  
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  
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  
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  
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  
跡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陳侯之所以  
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跋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者皆  
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  
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  
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  
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  
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  
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  
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

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切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 跋金壇李氏唐誥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

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為小鄭王此故云大

有

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為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

考辨名家若葉若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

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為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

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  
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族屬  
籍者幾數十家家牒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  
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正之  
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質舉進  
士京師爲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  
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乃復  
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  
數邪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跋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傅朋公所題也徘徊顧  
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  
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  
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  
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  
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  
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  
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

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邪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

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椽執筆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跋朱文公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賜田紐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事體乃佳耳提官丈不



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邪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季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十千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祉不宣某再拜晦伯知郡賢契友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爍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爍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所之近而季

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邪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誦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書求乎

跋魯子輦所撰貞節敘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比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序本魯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題歐陽原功待制瀟湘八景圖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子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公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迥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公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

夢羽人來見者予髫鬣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  
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  
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葬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  
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逐食  
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設講席  
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克  
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  
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  
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暮陰晴之景於  
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  
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  
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  
意有同異乎

書趙學士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  
專領之凡再進講而 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  
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

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譚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楚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伯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

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買問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巖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廡趙集賢慨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

事 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  
命西域工人搗楮為帙刻皮鑲金以護之凡二十枚  
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

上心明矣誠使少留 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  
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問其要格心  
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  
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  
懇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并書  
于奏議彙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跋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  
於金煬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流駐江池之間  
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撥入  
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購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邪

跋孟同知墓誌銘

延祐中有 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十數年間未遑有  
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 國家初入中原政  
與金亡時事相關繫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

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爲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爲孟氏墓銘略足以考見燕城中統以前盛衰之跡噫使人人如孟氏有卅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邈字疑是懇字將筆誤邪別有說邪因并識之於此

跋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出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

臣屑爲之蓋勢然也 國家因金源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吏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才彥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猶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才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政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緝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而粗加櫟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

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

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詩整  
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  
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懃嚴覈堅苦悲世  
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巳殆  
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  
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  
予雖在成均會 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  
略叙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  
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  
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跋程氏遺子元氏送二女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  
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  
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  
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  
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  
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樞紳先生贊述且任考  
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清



慎端介爲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集敬  
識而歸之

跋宋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況其  
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  
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  
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  
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  
所自乎

跋董溫其官誥二首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  
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爲一卷其後人之居廣  
信曰定字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  
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  
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  
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于今垂四  
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  
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眞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踈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況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歎乎

跋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眞蹟出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眞知眞存者非偶然也集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集來中朝待罪 國史蓋嘗觀夫余亡之際生人之類盡劉于兵幸而生存子孫

有可稱述者可俚而數也問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  
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  
乎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  
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  
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蘖之端於一二世家  
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書曾中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冊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  
其蘊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

誦而習之皆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  
以得獸矣茫茫原野不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  
已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答問達材  
之爲教所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聞約禮之說曰  
顏氏率是以爲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  
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爲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詎可  
不視其所至而汎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  
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  
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啓其端而

方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斷乎其不肯爲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嚙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平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語始入蓋退而槩括其所爲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措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而勝禦哉



